

Werke von Stefan Zweig



# 茨威格文集

第2卷

感情的混乱

无形的压力

象棋的故事

并非自愿的插曲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奥] 茨威格 著 张玉书 译

# 茨威格文集

第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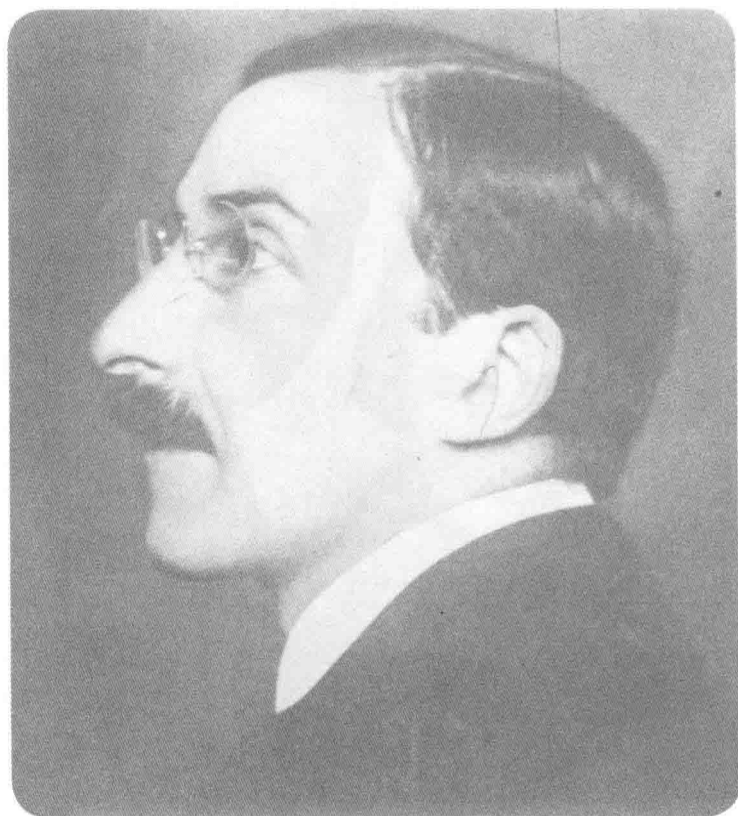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 学生时代的茨威格 (1901)



学生时代的茨威格 (1902)



茨威格像 (1920)



茨威格与第一任妻子合影

# 目 录 CONTENTS

## 茨威格中短篇小说 (二)

感情的混乱	002
里昂的婚礼	090
无形的压力	101
象棋的故事	141
偿还旧债	199

##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前 言	228
一 青云直上	233
二 里昂的刽子手	262
三 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	282
四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	314
五 皇帝的大臣	353
六 反对皇帝的斗争	381
七 并非自愿的插曲	398
八 和拿破仑的最后斗争	415
九 下野沦亡	450
关于富歇的传记	470



茨威格中短  
篇小说(二)

张玉书 译





## 感情的混乱\*

枢密顾问\*\* R·V·D 的私人笔记

我系里的学生和同事是一番好意：为纪念我的六十岁寿辰和执教三十周年，语言学家们献给我一本纪念文集，庄严隆重地递交给我，装帧极为讲究。这本纪念文集的第一本样书就放在这里，真的成了一本传记：再小的文章也一篇不缺，任何纪念演说，任何学术年鉴里无足轻重的书评都被他们凭着勤奋的考据热情从故纸堆里找了出来——我整个的生平排得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一级接一级，犹如一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台阶，一直排到目前这一时刻。倘若我对这样感人的缜密作风不感到高兴，我的确是个不知感恩的人了。我自己以为业已散失、早已丢弃的东西，在这本文集里又找了回来，并且整理得井然有序。不，我不能否认，我这老人看到这些篇页，就像当年的小学生看到老师给的成绩单，初次证明他具有钻研学术的能力和志向，是同样感到骄傲的。

可是当我翻阅这辛勤汇集起来的二百页文章，仔细观察我的精神映像时，我不由得微笑起来。这真是我的一生，它的的确确

\* 本篇于一九二七年在小说集《感情的混乱》（莱比锡海岛出版社）中首次发表。

\*\* 过去德国公务员的荣誉头衔。德国的教师都是公务员，有卓越贡献的教授也会获得这一称号。

是这样目标明确地沿着崎岖的羊肠小道从最初时刻一直攀登到今天的时光，就像传记作家在这里用文字所编排的那样？我当时的感觉的确就像我第一次从留声机里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在说话时一样：我起先一点也听不出来；因为这大概是我的声音，可是只是别人听见的那个声音，而不是我自己仿佛通过我的血液在我生命的深层所听见的我的声音。我这一生全都用来根据人物自己的作品来表现他们，指出他们世界的精神结构的特征，我恰好以自己的经历又认识到，每个人的命运中真正的本质的核心，那形象化的细胞是多么难以穿透，一切生长的本原都从这细胞里迸出。我们经历了数以亿万计的分秒，但是始终只有一秒，绝无仅有的一秒钟，使我们整个内在世界翻腾起来，在这一秒钟（司汤达曾经描述过它）里，内在地浸透了各种汁水的花朵闪电似的凝结起来，——这具有魔力的一秒钟，就像创造生命的那一秒钟，隐藏在自己生命温暖的内部，看不见，摸不着，感觉不到，纯粹是经历到的秘密。没有一种精神的代数能够算出它来，没有一种预感的炼金术能够猜出它来，自己的感情很少捕捉住它。

关于我精神生活发展过程中的那个秘密，这本书一无所知，因此我不由得微笑起来。书中一切都是真实的，惟独缺少本质的东西。它只是对我进行描写，可没有说出我的本质。它只是谈论我，并没有揭露我。仔细拼凑起来的附录里列举了二百个名字——惟独发出一切创造性冲动的那个名字没有写上，那个决定我命运的人的名字没有提到，此人又以加倍的力量唤回我的青春。所有的人都谈到了，惟独没有谈到他，是他给了我语言，我是用他的呼吸在说话；我猛然间感到，这样胆怯地对他隐而不提是个罪过。我一辈子描绘了那么多人的肖像，从遥远的世纪唤醒各种人物，赋予现代的感觉。恰巧是这个对我来说最贴近的人，我却从来没



有想起过他，所以我要像在荷马的岁月里那样把我自己的鲜血给予他，给予这心爱的影子，以便他又和我说话，这个早已衰老逝去的人又能来到我这自己也迈入老境的人的身边。我要把一张讳莫如深的书页放到这些公开的篇页旁边，把一篇感情的自白放在这本学术著作旁边，为了他的缘故向我自己讲述我青年时代的真实情况。

开讲之前，我再一次翻阅这本说是表现我这一生的书。我禁不住又微笑起来。因为他们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起点，又怎么可能达到我本质的真正的内心深处？他们迈出的第一步就已经错了！一个对我怀有好意的中学同学，现在同样也当上了枢密顾问，他信口开河，说我在中学时代就和其他同学不同，对文科怀有强烈的爱好。亲爱的枢密顾问，您记错了！对我来说，文科的各部门功课都是难以忍受的枷锁，令人咬牙切齿，叫人火冒三丈。正因为我父亲在那座北德小城里是个中学校长，我在家里看到人们把教育视为谋生的手段，所以我从小就憎恨各种语言学：大自然依照自己神秘的使命，要保持人的独创性，总让儿子对父亲的倾向怀有反感和嘲笑。它不愿平平稳稳在弱无力的遗传，不希望就这样延续下去，代代相传。它总是在同类人当中先制造矛盾对立，只允许后代经过艰难而有益的弯路才进入前辈的轨道。总之，我父亲把学术说得非常神圣，而我自以为是，却觉得学术只不过是玩弄概念；正因为他把古典大师奉为楷模，我就觉得他们老是训人，因而面目可憎。身边尽是书本，我却对它们嗤之以鼻；父亲总是逼我从事智力活动，我就对书面流传下来的任何形式的教养表示愤慨。因此我好不容易勉强混到中学毕业，然后激烈反对上大学继续深造，也就不足为奇了。我想当军官、海员或者工程师，其

实并没有什么强烈的爱好迫使我从事这三种职业中的任何一种。只是由于对学术的枯燥和说教心存反感，使我要求学习实用的东西，而不选择学术前程。可是我父亲狂热地敬仰大学，坚持要我受到大学教育，我再三争取只做到使他让步，允许我不学古典语言学而选择英国语言文学（我最终之所以接受这个折中的解决方案，是因为我心里暗自盘算，凭借这种航海语言的知识，日后可以比较容易地改行进入我心向往之的海员生涯）。

因此再也没有比那份生平简历里的如下友好论断更错误的了。它说我在柏林上的第一学期里，就由于值得赞美的教授们的指导奠定了语言学方面的基础——我当时渴望自由，放荡不羁，哪里理会什么课程和老师！第一次到课堂上去待了一会儿，那儿空气污浊，讲课像牧师布道似的单调枯燥，同时又海阔天空扯得老远，使我疲惫不堪，我不得不拼命使劲，才没有垂下脑袋趴在桌上猛打瞌睡——这儿又是学校，我原以为业已成功地逃脱了的学校，以及随之同来的教室，高高在上的讲台和吹毛求疵地讲究细枝末节的老师：我不由自主地感到，仿佛从老师微微张开的嘴唇里有细沙汨汨流出，细如飞尘，陈旧磨损的教科书里的字句像蒙蒙细雨均匀地洒入混浊的空气之中。当我还是学童时便怀疑是否进入了一间精神的停尸房，漠不关心的手在死者身上乱摸乱动进行解剖；在这早已成为古董的亚历山大格式诗句工作室里，这种可怕的怀疑又油然而生——在我辛辛苦苦地上了这节课，走到这座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这种抗拒的本能才真的变得非常强烈。这是当时的柏林，它被自己的迅速增长弄得惊慌不止，全城洋溢着突然爆发出来的阳刚之气，从所有的砖石和街道上都喷射出电流，把飞速流动的速度不可阻挡地强加在每个人身上。它那攫取一切的贪欲，和我自己刚刚才注意到的男性的陶醉极为相似。这城市



和我，两者都是突然从新教循规蹈矩、无比拘谨的小市民氛围中突然成长起来，极为仓促地忘情于充满力量和机遇的新的陶醉之中——这城市和我这年轻、奔放的小伙子都像一台骚动不宁、焦躁不耐的发电机一样颤抖不已。我从来没有像当时那样深刻地理解过柏林，热爱过柏林，因为在这个充盈饱满、温暖如春、人头攒动的蜂房里，就像在我身上，每个细胞都迫切要求突然扩张——每一个坚强的青年时代的焦躁不耐，除了在这灼热的女巨人不断抽动的母体内，除了在这焦躁不耐、迸涌力量的城市之中，又能到什么地方去这样充分地发泄呢！这个城市一下子就使我活跃起来，我投入它的怀抱，进入它的血管之中，我的好奇心急急忙忙地围绕着它那整个由石头构成，然而温暖的母体，——从早上到夜里，我一直在大街小巷瞎逛，驱车到各个湖边，潜入它的各个隐蔽之地：的确，我不去注意学业，而是如痴如迷地投身于活生生的追奇猎艳的生活之中。而在这种恣意放纵之时，我当然只听从我本性中的一个特点：我从小就不会几件事齐头并进地做，做一件事总是立刻对其他事情毫无感觉，视而不见；不论何时何地，我总是把精力使在一条线上，今天在工作中我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狂热地死咬住一个问题不放，不把微小的细枝末节弄得清清楚楚决不罢休。

当时在柏林这种自由的感觉对我来说变成无比强烈的痴迷，甚至上课时在教室里听一会儿课，课外在我自己房间里待一会儿我都受不了。凡是不能带来冒险经历的事，对我来说似乎都是浪费时间。这个乳臭未干、初出茅庐的外省少年，拼命要让自己显得富有男子气概：我到一个大学会礼团去旁听，赋予我自己（本来羞怯）的性格一些大胆无畏、生气勃勃、放荡不羁的成分，安顿下来还不到八天，就扮演起大城市人和大德意志人来，以令人

惊愕的速度，学会作为一个货真价实的 miles gloriosus<sup>①</sup> 在咖啡馆的一个角落里举止粗鲁地坐下，懒洋洋地伸着手脚。在这夸耀男儿气概的过程中，自然少不了女人——或者不如说——小姐儿，在我们大学生狂劲发作时就这样称呼她们。事情也真叫凑巧：我是个英俊少年，相貌出众。我长得高挑个儿，修长身材，面颊上还留着新鲜的古铜色，动作像体操运动员一样灵巧，我觉得对付那些脸色苍白，像鲑鱼那样被室内的空气弄得干瘪枯槁的商店小伙计真是易如反掌，他们和我们一样，每个星期天都到哈伦湖和洪德凯勒的那些舞厅（当时还都远在城外）里去寻觅猎物。不久，我跳舞跳得来劲，便把一个头发金黄皮肤乳白来自梅克伦堡的使女，在她回家休假前夜拽到我的斗室里来，接着又带来波森地方的一个生性好动、烦躁不安，在梯茨卖长筒袜的犹太小女人，——大多是些价钱便宜的猎物，很容易就到手，然后又迅速转手给其他同学。但是对于这个昨天还胆小怕事的文科中学生来说，出人意表的轻易成功是令人陶醉的意外惊喜——廉价的成功使我更加胆大妄为，我渐渐地把大街仅仅视为运动员式追寻艳遇的逐猎场所，全然不加选择。有一次我紧跟一个漂亮姑娘走到菩提树下大街——的确是纯属偶然——走到大学<sup>②</sup> 前面，想到我有多久没有迈步走进那道可敬的门槛，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我一时疯劲大发，和一个趣味相投的朋友一起走进大学；我们悄悄地打开教室门，看见（简直可笑得难以置信）一百五十个人正弓着背，趴在桌上写个不停，仿佛跟着一个唱赞美诗的白胡子老人的祷告词在同声祈祷。我又赶忙把门关上，让那阴郁的口才雄辩的小溪继续

① 拉丁文，光荣的战士。

② 柏林大学，即现在的洪堡大学，坐落在菩提树下大街上。



潺潺流过勤奋好学的人的肩头，而我自己则满不在乎地和我的同伴一起溜溜达达地走出大门，走到阳光普照的林阴道上。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没有一个年轻人比我在那几个月里更加愚蠢地浪费时间了。我一本书也不读，我敢肯定，没有说过一句像样的话，没有真正地动过脑子——出于本能我回避一切高雅的社交活动，只是为了以青春刚刚觉醒的肉体来更加强烈地体验新鲜事物和迄今被禁止的各种事物的魅力。也许这种自我陶醉，这种蹉跎岁月的自我折腾怎么说也是每一个秉性坚强突然获得解放的青年的本质——但是我的这种特别的痴迷使这种放荡的生涯变得非常危险，发展下去，我很可能就会完全虚度年华或者至少感情麻木，彻底堕落，倘若不是一个偶然事件突然制止我内心的沉沦。

今天我心怀感激之情称这个偶然事件是我交了好运。事情是这样的，我的父亲突然奉命到柏林教育部去参加一天校长会议。作为一个职业教育家，他乘机来调查一下我的起居举止，事先并不预告他要前来，对我这个毫无预感的人进行一次突击访问。这次突然袭击他是完全成功了。和往常一样，这天晚上在城北我那便宜的大学生寓所里——通向寓所的门是通过只有一帘之隔的房东太太的厨房——正有一个女孩在和我百般亲昵，这时听见敲门的声音。我估计是个同学，便不高兴地咕嘟了一声：“我不见客。”可是隔了一会儿，门又敲起来了，一次，两次，然后敲门的人显然不耐烦地敲第三次。我怒气冲冲地穿上裤子，打算把这个执拗的捣乱的家伙好好训斥一顿。就这样，我半敞着衬衫，背带耷拉着，光着脚丫，猛地把门打开，但立刻就像太阳穴挨了一拳。在前室的昏暗之中，我认出了父亲的侧影。在阴影里我没看清他的脸，只看见他戴的眼镜反光，闪闪发亮。但是这张侧影就足以使我准备好的那句放肆的话像根尖利的鱼刺似的卡在我的喉咙里吐不出

来：霎时间我呆若木鸡，然后不得不——可怕的瞬间——低声下气地请他在厨房里等几分钟，让我把房间整理一下。前面说过了：我没看见他的脸，但是我感觉到，他明白我的意思了。我从他的沉默，从他那收敛的样子——他没有和我握手，而是带着一脸恶心的神情，掀开帘子，走进厨房——我感觉到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在那儿，在一个发出热过的咖啡和萝卜的味道，蒸气弥漫的铁制炉灶前面，老爷子不得不等了十分钟，这十分钟对我对他都是同样的令人屈辱。我连忙把那小姐从床上拎起来，催她穿好衣服，从旁边溜出我的寓所。老爷子被迫听到这一切声响，听到她从旁走过时的脚步声，在那小姐匆匆离去时，激起的气流使门帘掀起皱褶。可是我还不能把老爷子从那令人屈辱的藏身之地里请出来。我还得先把床收拾一下，消除过于明显的紊乱状态。这时我才向他走去，在我一生中从来没有比这时更叫我羞愧得无地自容的了。

在这样尴尬的时刻，我父亲镇定自若，直到今天我还打心眼里为此感激他。因为每次回忆起我这位早已辞世的父亲时，我总不愿从学生的视角来看他，把他轻蔑地只看成一架修改错误的机器，一个不断挑剔、吹毛求疵的老学究，而是永远想起他这最富人情味的瞬间的形象。老爷子极度反感可又控制住自己，他一言不发地跟着我走进那弥漫着男女情欲的房间。他戴着帽子，手里拿着手套：他不由自主地想放下手套，可是接着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仿佛用他身上的任何部分接触这房里的污秽他都反感。我端把椅子请他坐下，他不作答，只是摆摆手，表示和这房里的任何东西都不想有任何关系。

就这样闪在一边站着，过了冷冰冰的几分钟之后，他终于摘下眼镜，仔仔细细地擦拭了半天。我知道，这个动作泄露了他内心的窘迫。我也看到，老爷子重新戴上眼镜时，用手背擦了一下





眼睛。他在我面前感到羞耻，我在他面前感到羞耻，我们都没话可说。我心里暗暗害怕，他会用那种一本正经的口气，长篇大论地发表一篇训词，一篇无比雄辩的演讲，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就恨他这种语气，嘲笑他这种腔调。可是——直到今天我还为此对他感激不尽——老爷子一言不发，避免正眼看我。他最后走到那个摇摇晃晃地放着我教科书的书架前面，把书打开——他一眼就看出，这些书没有碰过，大多数连书页都没有裁开。“把你的笔记本拿来！”这道命令是他说的第一句话。我哆哆嗦嗦地把笔记本递给他，心里知道，速写的笔记只包括第一堂课的内容。他迅速翻了一下，把两页的内容浏览一遍，把笔记本放到桌上，没有流露出丝毫气愤的神气。然后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神情严肃地凝视着我，并无任何责备的样子，问道：“现在，你对这一切有什么想法？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心平气和的问题把我彻底打倒在地。我本来早已横下心来。倘若他斥责我，我就傲气十足地予以反击，倘若他婆婆妈妈地警告我，我就会把他嘲笑一通。可是这个就事论事的问题让我无从倔强。他问得严肃，也要求我严肃回答。他控制自己保持平静，要求我对他表示尊敬，内心准备和他深谈。我简直不敢回忆我当时回答了些什么，就是在今天，也无法下笔记述接下来的那次谈话：心灵突然发生强烈的震撼，心潮翻腾，把这一切予以重述可能听上去过于感伤，在两人单独相处，不由自主地感情骚乱之际说出的有些话，就只有那么一次显得真实。这是我曾经和我父亲进行过的独一无二的一次真正的谈话，我毫无顾虑心甘情愿地低头屈从：我让他为我做出一切决定。可是他只劝我离开柏林，下学期到一所小大学去学习。他几乎是安慰我，说他坚信，我从今以后一定会激情满怀地把落下的课程补上。他的信任使我深受震撼，